

10.89

如東文史資料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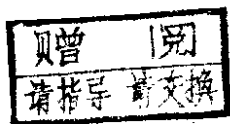
第14期



如东文史资料

第一辑

yt162/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如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前 言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惠及子孙后代的事业。早在1959年，周恩来总理即极力加以倡导。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工作更具有承前启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不仅可以弥补历史文献之不足，而且能为教育人民，尤其为教育青少年一代提供生动的社会科学教材；通过这一工作，更使我们密切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以爱国主义精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以周总理生前告诫我们的“要认真严肃、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为工作态度，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从戊戌变法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内，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科技、民族、宗教、侨务以及社会风尚等近代、现代文史资料。

如东是物华人杰之乡，文史资料相当丰富。《如东县志》、《如东人民革命史》先期出版，为我们征集、研究文史资料提供了大量线索和素材。我们恳切希望各界爱国人士、各有关部门提供线索，推荐资料，积极撰稿，协助我们办好《如东文史资料》。

《如东文史资料》第一辑今虽出版，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特别是知情前辈多加指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苏省如东县委 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政协如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陈德璜

副主任委员：缪 楠 彭月翔

冷德裕 沈元成

刘克勤

委员：（以姓氏笔划排列）

丁亦樵 王冠千 朱春贵

何广槐 张天时 张裕炎

步 明 苏国光 苏寿民

吴集吾 吴韶九 陈 耀

陈家修 陈祥志 陈道权

陈惠山 周 云 董大年

季汉源 林则如 冒国良

洪祖仁 姚秉钊 顾茂功

顾毓章 郭人和 徐相忠

徐基录 康明华 常秀松

葛周元 蔡汉伯 蔡美山

缪 健 潘辉明

政协如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首批特约撰稿员名单

王世雄 王建时 王冠千

石长年 刘克勤 许志仁

孙福民 伊福善 沈元成

沈 谦 李 明 陈学厚

陈家修 陈朗清 苏国光

苏寿民 吴名蓉 吴韶九

季汉源 季敦康 杭继宗

胡和武 顾毓章 姚秉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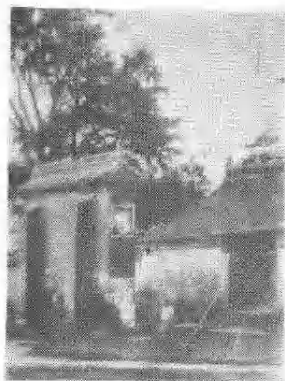
郭人和 黄 均 管华农

管怀元 康 益 蔡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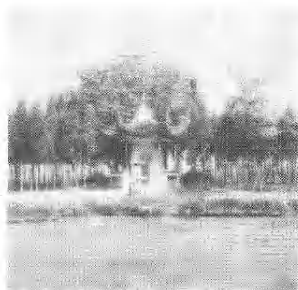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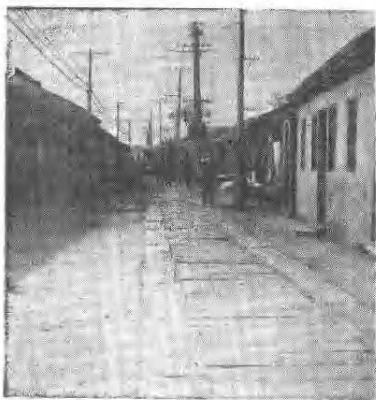
如东县烈士纪念塔。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苏中军区
成立大会会址——拼茶徐氏宗祠。



为纪念在如中白刃战中牺牲的烈士
如东人民修葺的纪苗凌烈士墓陵园。





清代中叶铺设的振港石街。

《文史资料》第一辑目录

·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

掘港保卫战前后	季 方 (1)
跟随陶司令东进	邱荣林 (4)
誓死御敌寇 血战崔家河	魏元菊 (8)
党指引我为抗日事业出力	吴韶九 (11)
活跃在敌伪据点内外的一支游击队	冷培基 (15)
反“清乡”斗争中的七里乡“兄弟会”	邹世余 (25)
开辟普渡乡	张 彦 (30)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诗)	郭人和 (34)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有感 (诗)	陈道权 (35)

· 专题研究 ·

如东垦殖历史概观	顾毓章 (36)
建国前如东商业概况	《商业志》编写组 (43)

· 回忆录 ·

回忆香港“两航”起义	柳慰宗 (49)
情报工作中的几则故事	张 权 (57)

· 人物志 ·

壮士王范	惠浴宇 (62)
王范传	杨向东整理 (68)

惟将血泪染梅花

——记吴绍穆先生二三事 邓 新 (73)

积极保护佛教文化遗产的范成法师 赵志毅 整理 (78)
杭继宗

· 教育史话 ·

在艰苦奋斗中诞生 苏国光 (85)

——如东中学拼茶分级缩影

教育灯塔

——记丁陈小学 董良斌 (88)

· 如东史志拾零 ·

如东烈士陵园志 胡 骏 (90)

皋东古刹国清寺 杭继宗 (94)

掘港旧貌 管劲丞 (98)

螭山琐话 陈道权 (118)

皋东友人白毓昆 陈有清 (121)

民国铁闻 马叔良 (124)

· 日伪暴行录 ·

日军在石甸地区的暴行 虞建宣 整理 (129)
陈祥志

掘港保卫战前后

季 方

黄桥决战以后，韩紫老（即韩紫石，名韩国钧），还要我同韩德勤通电话，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一致对外。这个时候，韩德勤表示：

“我现在已没有主动权了，新四军要是停止军事行动，我没有异议。”同时韩德勤说，第四分区南通专员吴春科要撤回去了，他希望我到南通去接替吴春科的专员职务。我说：“看来通海地区的情况春科都没有办法维持了，我这个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维持呀？”他说：“你们是地方关系多，好办一些。”我没接受。他就转而找我的弟弟、原来已经担任海门县长的季强成（季刚）去接替，季强成接受了。

事后我向陈毅同志汇报此事，他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接受它呢？哎，你总是浮在上面，不踏踏实实地干。你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支持你。你为什么不接受它？”

我就反过来问：“南通地区在黄桥决战后，虽尚有南通常备旅、保安一旅、保安第六纵队、通海实业警卫团、工人纵队，以及原在海安一线、没有同新四军交手的保安五旅，也缩回了南通地区，共号称有十万之众；但实际不过四、五万人，而且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我军假使乘胜东进，可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不继续东进呢？”陈毅同志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变的。第四区既然没有举兵来犯，我们当然不会去打他们。”那末我说，我回去做一点民主协商、合作抗战的工作还是可以的，我的兄弟

的思想也可以同我一致的。陈毅同志就说：“那好，你要不要带点部队去呀？”“带了新四军的部队去倒不好做工作了，顶好给我一个得力的政治工作同志，帮助我去，商量商量。”他就介绍陈同生同志，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同我一起去掘港，我笑说：“陈同生同志同我去，比带一个团好！”

这样我们就到了掘港。我用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召集第四分区党政军的联席会议，说明同新四军合作抗战的意图，但是，希望我们同新四军合作要表里如一，精诚团结。并要求做到：军事统一指挥，政治统一领导，财政统筹统支，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还组织了一个游击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保安一旅的薛承宗，第六纵队的徐承德任副指挥，专员仍由季强成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地方的一个士绅王已劲负责，并以陈同生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总算和平解决了第四分区的问题。我们为培养干部，还办了抗日的教导团。

但是游击指挥部既不受国民党的委派，表面上又不属新四军领导，似乎是中立的，这样一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隔了不久，韩德勤就来挖墙脚。本来第六纵队，在新四军东进时，韩德勤要调他阻击新四军，他不干的；到了这个时候，韩德勤又来给他送参谋，送粮饷。同时第六纵队，一方面向指挥部要粮要饷，一方面在其驻地石港地区收捐收税。韩德勤并指责季强成没有气节，不够朋友。我们还发现各县的军政电台同韩德勤暗相勾结的事情，加以日寇飞机来轰炸掘港，觉得局势不稳，就用群众团体的名义，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第四分区，统一指挥，统一领导。苏北指挥部就派陶勇同志，带了一部分部队到掘港，协助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陶勇率部到掘港，是在游击指挥部成立之后，不是在十月下旬，游击指挥部成立之前）。

徐承德恐慌起来了，就掘壕据守；请他到指挥部来也不来了，陶勇同志打电话亲自同他联系，也不来。我和陈同生同志

曾经单车匹马到石港去说服他，请他调防，调整调整，他也不干，但也没有把我们扣留。回来以后，我和陶勇同志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去开会，徐承德就乘机来打掘港。那时崇明自卫纵队，是韩念龙、茅理的队伍，已编为崇启海常备旅，就靠这个部队维持地方秩序，抵抗徐承德的进攻。我同陶勇同志也赶回掘港。陶勇同志带了部队，在返回掘港时一个反攻，就把徐承德部队击溃了。后来徐承德投降日本鬼子，在海门的悦来镇据点。我们的三旅八团（王澄的部队）去把他的碉堡摧毁了，徐承德被当场击毙。

掘港保卫战以后，一九四一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正式成立了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部，我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副司令员，向明同志为政委，陈同生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梅嘉生同志为参谋长，此后日寇的据点不断增加，我们的游击活动受限制，于是在四分区东南角设海启行署，陈同生同志兼行署主任，海门县长沈维岳、启东县长钱伯荪为副主任，梁灵光任南通县长兼警卫团长，叶胥朝任如皋县长兼警卫团长，并在通西设行署，以任天石为主任（后由茅理负责）。以后人事上虽有许多变动，并经历了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但苏中第四军分区这一抗日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

（原载《江苏革命史料》第八辑）

跟随陶司令东进

邱荣林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初在陶勇同志身边担任警卫员，虽然时隔四十多年，然而他那乐观豁达、生龙活虎的音容笑貌使我记忆犹新。早在新四军创建茅山根据地时，我就知道陶勇同志是员勇猛顽强的虎将。跟随他东进掘港后，我还发现他很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家的头脑。

一九四〇年十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二、三两个纵队在东台附近作短期休整集训，在此期间补充了兵员和弹药。几天后，陈毅司令员命令陶勇同志率三纵乘胜东进，陶司令即率七团（原三团）为先头部队，向通如地区挺进。部队取道海安，经栟茶、丰利、顾家桥，于十一月三日进入如东掘港。这次行军非常顺利，我们部队刚到海安，如东已派同志赶来迎接我们了。部队行经丰利时，如东盐民自卫队的代表30多人，由崔德耀同志带领，列队欢迎我们。沿途大小集镇，处处张灯结彩，欢迎的人群熙来攘往，一些青年小伙子看到我们队伍里年轻战士啧啧称慕。部队刚到宿营地住下，就忙着帮群众挑水、打扫庭院，居民们见我们秋毫无犯，无不交口赞誉。原来，这里的群众受够了顽固军队和杂牌军的敲诈勒索，所以见到我们的军队分外亲热。掘港镇上的各界代表和居民群众一起，一连几天用各种活动形式，表达对我们军队的欢迎。

陶勇同志住在南街束公馆。由于这儿原先驻扎的顽固派和杂

牌部队很多，情况复杂，所以，部队初进掘港时，陶司令军务很忙，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尽管如此，陶司令十分重视地方工作，只要有地方干部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有一次，我们为了让陶司令休息一会，就坐在门口挡驾。谁知让陶司令知道了，把我们狠狠批评了一顿，陶司令说：“我们军队离不开地方，离不开群众，这就象鱼和水的关系。我们多交一个朋友，抗日就多一份力量。”我记得当时经常来访的除叶胥朝等地方干部外，还有当地的社会进步人士窦止敬、丁根澄、钱石安等先生来看望陶司令。陶司令常常借此机会讲抗日斗争的形势，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他讲话从不打官腔，往往是谈笑风生，使人感到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因此，掘港镇各阶层人士和居民群众对我们新四军都有了好感，乐于帮助我们。人心所向，使我们在政治上占了绝对优势，在年底的掘港保卫战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要说当时掘港一带的情况，确实复杂。由于南通、如皋相继沦陷，国民党机关和军队先后撤到掘港一带。保安一旅驻马塘，五旅一部驻掘港东南，十旅驻岔河附近，还有一个国民党苏北游击六纵队徐承德一部盘据在石港、骑岸一线。这些杂牌军都挂着抗日招牌，实际上他们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有的不仅不打鬼子，反而和鬼子勾搭起来，把矛头指向我军。此外掘港还驻有这几个保安旅及工人总队、税警团的一些留守处、联络处。他们不是贩私盐、贩皮花搞黑市买卖，就是设卡收税，或坐地分享盐税。掘港地方上以黑、白两个老头儿（陈文亮、白银涛）为首的帮会势力亦颇猖獗。沿海还有几股海匪出没无常，抢劫商旅，绑票勒索，经常骚扰。当然，这几股势方，在我黄桥大捷后，对他们有所震慑，行为有所收敛；在对我军态度上，有的开始比较接近，有的摇摆不定，还有的心怀叵测，顽固不化，例如徐承德之流就想找机会吃掉我们。陶勇同志遵照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在陈同

生等同志的协助下，抓紧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在与各方面几经磋商之后，于11月20日左右，由季方同志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身份，在掘港国清寺召开通海启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季方、陶勇、陈同生等同志外，还有保一旅代理旅长詹长佑、保五旅旅长孙信符、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季强成、保十旅秘书长王治平，苏北游击第六纵队徐承德也派来代表。会议开得十分隆重，最后通过了联合公报，发表了《告苏北第四区民众书》。

掘港会议的召开，使苏北第四区的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推动了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工抗会、商抗会、青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但在这大好形势下也潜伏着一股逆流，以徐承德为首的顽固派，正在背后磨刀霍霍，准备下毒手了。

十二月下旬，陶司令奉命率领我们七团去海安执行任务，徐承德借此机会，带领第六纵队并纠合保安一、三两个旅，实业警卫团等包围了掘港镇。陶司令在海安得知这一消息，心里焦急万分，连夜和刘先胜政委研究军情，商量对策。二十九日接到陈毅司令员驰驱掘港的命令后，陶司令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水路进击徐承德的老窝石港，另一路由陆路向掘港长途急进。

途经马塘，陶司令骑着摩托车仅带我们少数几个警卫员，驱车直指王家院子，来到保一旅旅部，找到代理旅长詹长佑，单刀直入进行谈判。谈判了四十多分钟，离开时，詹长佑显得非常殷勤，一直把我们送出哨位。看来陶司令已经制服了这个两面派人物。部队经曹埠、五总一线，插向徐承德背后，谁知徐部不堪一击，徐承德本人逃之夭夭，留下遍野尸体。

凯旋掘港时，我们听到参战的首长和战友们谈及插港保卫战的情景，免不了都要夸奖掘港镇各界人民给予我们的支持。在战

斗的紧张时刻，掘港镇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员、运弹药，还把刚出笼的馒头、包儿和开水送上前线，送到战士手中，那种场面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黄桥决战时，黄桥人民送烧饼的动人情景。我军东进掘港前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得到群众如此之拥护、爱戴，这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军队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陶司令他们努力发动群众，宣传和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结果。

（作者原为如东县政协副主席）